

真情流淌

一对夫妻的生死恋歌

◆李志铭

“我自以为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反而异常平静,因为害怕是多余的。你可能会在鲜花中散步,在绿湖中游泳,总之,你会得到平静和美丽。”几年前,汪建华在他那本《把心捂热——一个“渐冻人”的生命日记》的书里曾经这样写道。他用一种极致优雅的平和坦然面对命运的不幸;我不知这是他面对死亡时真实的心理,还是他早已看淡生死,只想静静地离去。

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我得知汪建华心脏停止跳动的消息。告知老友,对方说不会吧,平静了十多年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说实话,我也是一脸茫然,事情发生得似乎有点让人猝不及防,以至于连悲痛都还没反应过来。

傍晚。当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穿过钱塘江水,终于在象征他们夫妻爱情的地方——倾城之恋,看到了他安详的样子,似乎像熟睡了一般。

他的妻子吴梅丽,犹如她的名字那般——一个坚强而美丽的

女人,在见到我们的那一刻,纵然是深情而悲泣的样子,“建华走了,我的心很痛很痛……”

我与汪建华熟稔多年。那时我在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汪建华是省邮电工程局的一名转业军人、多才多艺的宣传干部。当年他是中国南沿海光缆的建设者、宣传者,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挥洒在了浙江通信建设的大地上。

2006年他不幸患病,被医院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从那时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全身瘫痪,卧病在床,就是这么一个四肢动弹不得、依靠呼吸机而生存、行将就木的病人,却做了一件常人难以想象的事——依靠眼球转动,凭借拼音板,历经4个春秋,在妻子与女儿的帮助下,敲打出了一部感动无数人的《把心捂热》。在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或许不是智者对人生的诠释,更似是一个勇者眼中的美好世

界。吴梅丽说:“从知道得病那一刻开始,丈夫从没有想放弃治疗和轻视生命,他一直都是热烈地渴望活着……”

在人们为这对患难夫妻感动之时,也许更打动你内心的是他们的爱情。

从丈夫患病的那一刻起,妻子吴梅丽就当即决定,提前从海关退休。她说,就是拼上这条命也要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从那时起,她仿佛像一个英勇的战士,与丈夫一起并肩踏上了与厄运抗争的战场。

为了凑足干细胞移植的治疗费,延续丈夫的生命,她卖掉了市区唯一的房子,把家搬到了医院,与丈夫寸步不离。病房角落里的那张小躺椅,就是她夜晚歇息的地方。每天,她要不停地给丈夫敲打背部和臀部,促进血液循环。每次给丈夫翻身、擦洗,她都累到大汗淋漓。每天从早上5点到次日凌晨2点的20多个小时里,她为丈夫的生命之战不停地奔忙着,战斗

着。

按照当时医生的断言,这种病的患者在肌肉逐渐萎缩、瘫痪之后,还会渐渐丧失说话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直至死亡。患者平均寿命3年,最长不超过5年。而在爱的力量下,汪建华生命的脚步从2006年的春天,一直跨到了2018年的冬天。这已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生命的奇迹。

吴梅丽曾经对我说,“只要丈夫在,我的家才是完整的。只要他在,我再苦再累也值得”。那时,我看见的吴梅丽的眼里,闪烁的是对丈夫满满的爱恋。

也许不通过交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具有如此坚强的毅力,如此真挚的情愫。

有人说,人类是一种需用爱情去喂养和滋润的动物,爱情更是一种美丽的存在。望着眼前这饱经风霜、痴情守望的女人,谁都会为历经磨难的汪建华感到欣慰,也会为这对患难夫妻的生死之恋流

下感动的泪水。

后来听说,《把心捂热》出版后,吴梅丽把稿酬的大半捐给了“融化渐冻人的心”慈善机构。后来又听说,吴梅丽获得了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并荣登“中国好人榜”。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她像天使一般飞扬在我们的天空,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最圣洁的一幕。那种不惜牺牲自我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真挚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夫妻之爱,更是人间大爱,她们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人类一般意义上的情感,是人类优良道德的崇高体现。

那天,汪建华走得非常平静,仿佛带着无比的满足,微笑着走向了远方;吴梅丽也很平静,她叹了口气,真的希望能够陪他一直走下去……

这时,外面已飘起了雪花。望着窗外飘飘洒洒的雪花,吴梅丽想,这世上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朵属于自己的雪花,而自己和汪建华的那两朵,大抵是相拥着,缠绵着,飘落人间……

难忘记忆

想起在“娘家”

◆邵留芳

我的“娘家”在东海之滨的北仑港区。那是一片沸腾的港湾。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时,还是一块尚在开发中的热土;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工会这个“娘家”。

如今,经过近40年的风雨兼程,这里已成为甬城“港通天下”的窗口,成为大众货物集散、中转的基地。去年秋天,我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矿石码头分公司退休。不经意间,时常想起在“娘家”的点点滴滴,想起这片港湾里那些难忘的事。

记得刚刚参加工作,因为单位地处偏僻的新碶,远离热闹的甬城,交通、信息工具又很不发达。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开往城里的公交车仅两班,出行活动很是不便。一些家在外地的青工,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可这里业余生活枯燥单调,又缺乏各种交流和机会。

这时,“娘家”出手了,把用来开大会的偌大的礼堂,改造成既可以打乒乓、玩台球的活动室,又兼作舞会的场所。之后,这里立马热闹非凡,人影闪动。“娘家”又根据四季的气候变化,组织能让更多人参与的拔河、划船、歌咏、篮球等比赛活动。尤为难忘的是划船,因为比赛场地和项目的特殊性,不仅参与人之多,可观赏程度和感染力在当年也是很强的。那条紧依港区家属区的叫作中河的悠悠小河,在每年的某个夏日,曾牵动多少人的神经、勾住多少人的眼球,为的只是一睹比赛时船桨奋力划动泛起的朵朵浪花。

想起这些,我的眼前还会掠过一张张神情灿烂的脸容,那是舞动青春的面孔。不少单身男女互生好感互相导电,就是从一枚小小乒乓球接发、一曲优美华尔兹旋转、一支船桨挥臂奋进中得到感应。当年被称为大龄青

年的子君姐,也是在这里找到了她的另一半。之后,经常传出谁谁在排练节目时对上眼了;谁谁在“娘家”的牵线搭桥下,与附近大碶、霞浦、小港等地的学校老师牵了手……

曾几何时,自己住在港区家属区。探出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码头上四十多米高的红色卸船机是否处在作业状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我总要有意识地眺望那个方位……从事文案工作的我,也多次与科室同事一起在长长的码头廊道上,有过用铁铲清理落料、拉着手拉车艰难爬坡的经历。现在翻开手掌,还能依稀看到当时留下的老茧痕迹。而“娘家”在赢得商机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总是不忘及时给员工分享战绩。所以,人人被这种氛围熏染着,只求多做事做好事。连当时后方职工医院的医生,也时常打探码头生产情况。只要有员工或者家属就诊,马上开通绿色通道。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这一爱好也是“娘家”所培植的。某个春日,在没有任何要求和铺垫的情况下,因为单位总经理发现我在某报纸登载过几篇“豆腐干”,就被意外调到专门与文字打交道的宣传部门工作。

还记得有一艘叫作“大凤凰”的货船靠泊后,“娘家”仅用91个小时,就顺利接卸了26.1万吨的货物。我也被某种力量推送着,不断地接收、报道港区里的鲜活新闻。有位家住宁波的技术员,据说他的女朋友在某媒体看到他所在的班组在烈日下抢修设备的照片后,很是为他高兴和骄傲。后来这位女朋友,成了他孩子的妈妈。现在,这位技术员也已经成长为一方的负责人。

从“娘家”退休后,港区的一切虽然已经淡出视线,但某种东西已经牢牢地留在内心一角。

心雨绵绵

如果你的家人回到家告诉你,今天他在外面扶了一个跌倒的老人,你会是怎样的反应?当郑书川这样告诉妻子时,他的妻子立即责怪他:“为什么不把老人背回他家?”至少你得把老人的亲人找来才可离开啊!

郑书川说,他当时骑电动车经过,看到老人就倒在前方。(这个听着怎么这么像碰瓷?)他也没多想,停下车就去扶老人。感觉老人根本就站不稳,他立刻背起老人来到就近的一个亭子里,安顿老人坐好,然后问他家住哪里,怎么找他的家人。

老人这时完全清醒了,说自己只是一时头晕,没站稳才倒下的。现在没事了。说完,拍拍郑书川的肩膀,道:“兄弟,你走吧。”虽然,老人明显就是长辈的年龄,但是,也许在老人的心目中,兄弟不仅是年纪相当、情同手足的亲

戚,还是道义、安稳、力量的代词吧。

和妻子聊着天,郑书川也开始后悔自己做得不够好,开始替老人担心起来……

“王爷爷还好吗?”当郑晓斌来问我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位背我爸爸的好人是郑晓斌的父亲。

记得我们刚刚搬到杭州余杭的这个小区不久,北山社区的党组织就来了两位干部看我爸爸,向爸爸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并向爸爸介绍了小区党组织的基本状况,以及每月在哪里过组织生活等事宜。这让爸爸一下子有了归属感,并且真的相信我确实是替他转好了组织关系。妈妈在一旁说,还是有组织的人好啊。

来人中的其中之一,就是郑晓斌。当我知道他家就住在和我

们小区一墙之隔的里项村时,情不自禁地说想和他家攀亲眷,因为我们刚迁居一个新的地方,举目无亲啊。晓斌当即很热情地邀请我们随时去他家玩,还随手写下了门牌号。不久之后有一天,我们就贸然去了他家。他的父母面对素不相识的我们,笑脸相迎,真诚友善。

此后,父母每次路过他家附近都会说一句这是晓斌家,好像他家真的是我们多年的亲戚一样。有一次路过时,正巧看到晓斌的结婚喜宴,我顺手发了一条微信给他,没想到他飞快地回复说,坐下来,吃!我相信那真的不是客套。

晓斌是个很细心温暖的人,有时,他会替爸爸拍一张组织生活的活动照片发给我。有好多次他到社区发给父母的粮油等慰问品送到我家来。他做的这些事

情,有不少是和他工作无关的分外事,而且也大多是他主动揽过去做的。有一次,我叫他进家里来坐坐,他说,不了,我要回家抱儿子去。满脸的笑,满满的初为人父的柔情蜜意。

其实,在知道是晓斌的爸爸帮扶了跌倒的老父亲之后,我们也只是第二次去他家。妈妈说,对一个无亲无故的老人这么仗义,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甚至什么都不嫌地直接把他背起来走,就像对亲人一样,这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啊!

本来想去表达下谢意,却听到晓斌父母一个劲地自责没把事情做到位的遗憾和抱歉。只是一面之交,我都没有记住他们的模样。有几次在路上碰到,晓斌妈妈笑着打招呼,走得很远了,我才想起她是晓斌的妈妈。直到那天,看到刚刚下班还穿着公交司

机工作服挂着的胸牌上的名字,才知道晓斌的爸爸叫郑书川。妈妈也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482路车上那个态度特别耐心、对老人特别好的司机就是你啊!这么好的父母,难怪你们教育出来的儿子也这么好!

那天从晓斌家里出来,拎回来满袋的冬瓜、笋干、板栗等,真的就像走亲戚回来。有时人和人之间的亲疏,和相处时间长短无关,也和血缘无关。更多的是由无数细细小小的感动和暖意生成。

看着他们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婆媳间的互相体谅、彼此夸奖赞赏,父子间由心而生的亲昵、关爱、和睦,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认识他们一家,就是认识了善良。在此,善良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具体的行动、一个具体的人。

打工一族

银筷子

◆姚崎锋

工友阿亮此刻正蹲在宿舍门前的台阶上吃中餐。阿亮,这人有些奇怪,整日里,脸上有莫名的笑,笑得你心里发毛。

去年,他曾在宿舍边废弃的旧屋里养过一群流浪狗,他每天去食堂做义工,把工友们吃剩下的食物从盘里倒进自己的泔水桶里。每天都能倒一大桶,那群狗个个吃得皮毛油光发亮。

有一次,我问他,你每天这么忙干吗?他说,我有三个老婆六个孩子呐。敢情他真把这些流浪狗都当成自己的妻儿了。如今,旧屋拆掉了,流浪狗也不能养了,他便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

正午的阳光照得人闪眼,焦点就在他的手上,我发觉他污脏的手上,那双筷子银闪闪的。

我走近他,打趣地问:兄弟,在吃什么好东西啊,头也不抬?

他呵呵地笑,伸手把碗凑过来,一大碗说不上名的饭菜,混杂在一起,一股冲鼻的味道。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他倒泔水时的情形。

兄弟,不可乱吃啊,吃坏了,上不了工,赚不了钱,就麻烦了。

不碍事不碍事,我心里有数。你看,我这是银筷子,锃亮锃亮的。肯定没毒吧,要不然,它就变黑了,是不?

我故意表露出怀疑的眼光。他好像看出来了。“不信啊,祖传的,我娘传给我的,我到哪里都带着它,一生保平安啊。在外打工这么多年,我就没生过什么病。穿得差些,住得差些,无所谓,吃,一定要讲究,病从口入,这一道关,我把得非常紧。”

阿亮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兄弟,你这双银筷子卖不?开个价。我开着玩笑。

他连连摆手。说,你这人太厚道,你难道想要了我的命根子?

其实吧,阿亮四十出头,有一手烧焊的好技艺,在船厂的工资不低。他就那德性,惜钱,从不乱花钱。像个守财奴似的。

这天,我慢慢悠悠骑着自行车下班,从身后“嗖”地闪过一个人影,全身的外套脏兮兮的,那辆破烂的自行车咣当咣当地乱响,简直就快要散架了。

是他。我在后面大喊了一声:阿亮。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呵呵地笑了一下,依然骑得飞快。

跑这么快干吗,难道你老婆来看你来了啊?

吃饭去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单手拍了拍肚子。

我便猛然间又想他那一碗不知名的饭菜来。

天然的画作

郭建生摄

致敬劳动

云上的塔吊

◆姚文明

以一种不可阻挡的信念出发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艰难抵达
屹立在山的脊梁
这高耸入云的塔吊
展开橘色臂膀,俯瞰山川群峦

每一次起落、爬升
如常春藤般不断向上生长
辉映朝阳光霞
挥洒雨雪风霜
致敬森林葱郁、溪水川流,道阻且长

每一次举重若轻,都是记忆飘扬
是设计者、勘测者、建设者用热血与汗水丈量
跟随原住民的脚印、心底的坐标、头顶的方向
穿过荆棘、丛林、泥泞
跨越坎坷、追逐梦想、放飞希望

在平均海拔500米之上的大山深处开垦
为浙江连县高速画一个圆满句号
桥隧相连的18.9公里将穿山越水
绕过壁立千仞,穿越深山峡谷
这需要怎样的胸襟、胆略和力量
是大山深处36万泰顺百姓期盼的目光
点燃了文泰4标建设者如炬的信念
以拓疆者的勇气
以拥抱春天的情怀
书写浙江大地又一幅恢弘巨制的篇章

把信念凿进悬崖峭壁
让信仰冲上云天雾海
这云上的塔吊
是路桥人心中精神的丰碑
是浙江交工建设者眼里希望的图腾

这云上的塔吊
最鲜亮的橘黄
遇见霞光,照耀初心,升腾力量
见证每一个云起云落的日子
直到与梦想牵手漫步的远方

铁道筑路 工人之歌

(歌词)

◆河流

晚霞像咱的脸庞,
汗水是咱的衣裳;
咱的笑声像蓝天一样爽朗,
咱的性格比那大山还要粗狂!
哎,
咱们是年轻的铁道筑路工人,
每个人都怀揣一个美好的梦想:
把理想和汗水溶进“一带一路”,
让青春之歌飘向四面八方。

风镐是咱的伙伴,
隧道像咱的家乡,
咱的歌声像山泉一样源远流,
咱的号子比那雷声还要震撼!
哎,
咱们是年轻的铁道筑路工人,
每个人都有个美好的梦想:
把生命与铁道紧紧连在一起,
让神州“一带一路”紧连四面八方!

阳光地带

感恩树

◆姚瑶

阳光洒到树上,热乎乎的。小树说:“阳光,谢谢你!好温暖!”
雨水落到树上,湿漉漉的。小树说:“小雨,谢谢你!真解渴!”
微风吹到树上,暖洋洋的。小树说:“风儿,谢谢你!好舒服!”
飞来的小鸟唱起了歌,赞许说:“小树快快长吧,懂得感恩,定能成材!”

从此,大家都称呼小树为“感恩树”。

几年过去了,感恩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小树成材了!